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八十九

華亭　李　雯舒章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周　鏣仲馭　參閱

唐漁石集

疏　　唐龍

大虜住套乞請處補正數糧餉以濟緊急支用

疏

補發糧銀

臣爲照榆林一鎮額設官軍二萬八千七百六十七

員名、騎征馬一萬五千五十四匹、歲派陝西夏秋民屯粮共三十二萬六千八百三石七斗五升、馬料三萬八百六石八斗、馬草五十九萬四千三百八十六束、此歲額之常也。弘治十四年間、又於數外召募軍士、今見在七千五百七十一名、抽選餘丁作軍、見在二千一百三十三名、共計九千七百四名、歲該粮一十一萬六千四百四十八石、該銀一十一萬六千四百四十八兩、俱未派補、每年俱於前歲額粮內牽扯支給、實每歲少銀一十一萬六千四百四十八兩、弘

治十六年又將西安延安慶陽三府前數額粮內七萬四千三百一十五石六斗奏准拋荒每石折銀三錢五分以一石一兩計支每石少銀六錢五分則歲額內又少銀四萬八千三百五兩一錢四分幷艸價一千九百七十二兩二錢連前未派糧數共少銀一十六萬六千七百二十五兩三錢四分兼以榆林鎮城百餘里之內一望沙漠不生五穀先年軍人俱出邊外耕種又遇天年豐收故米粟之多每銀一兩可令聞套中頗坐而四家糴二三石自弘治十四年大虜占套民廢耕種粟米

艸料等項、俱仰給腹裏搬運、銀一錢遇熊糴米八九升、不熊僅糴五六升、熟時實少、不熟時實多、且本處既不產本色、西安等府原額根數該徵本色者、中又改作折色、是以軍士月支糧一石。止支本色三斗。或二斗。折色七斗八斗。本色一斗。值銀一錢五分六分。折色一斗止銀七分。兩斗不敷一斗。欲軍之不窮。不可得已。即今諸邊惟是延綏軍士、忠勇敢鬬、而邊疆之所恃、與虜寇之所畏、其亦在此爾、臣因征勦北虜、駐劄本鎮日久、每驗各軍真有一當十、十當百之勇

之力又無暇及此[illegible]坐失事机良足惜耳

但貧困無極之軍、衣無完褐、室無完堵、每日止食粥湯三四碗、若得一飯以宿飽者、則矜以為難、夫平日有生之樂、則臨敵益可以責其有死之心、況飢餓甚則氣體羸瘠、損多則行伍缺。此不可不加之念者也。故該巡撫都御史于桂乞請太倉發銀一十六萬六千七百二十五兩三錢四分、以補足前未派及減徵之數、蓋身當其責、目擊其難、誠為邊防至計也、臣又為補給前項銀兩固貴如領。尤在及時。必及秋收之時與之。則銀一兩、許可糴粟米一石上下。一兩可克

一兩之用若一過時則一兩僅糴五六斗而已一兩不敷六七錢之用此尤不可不加之念者也伏望
皇上特敕戶部將巡撫都御史于桂所奏前項事宜速爲查議、奏請支動太倉銀一十六萬六千七百二十五兩三錢四分及今秋收時月、差官解赴都御史于桂處交割、分發東中西三路管糧副使僉事等官、查照時估、收買乾潔粟米上倉、以備軍士下月糧、兼搭折色中半支、其本官所奏陝西歲額夏秋二糧量徵本色、與委布按二司官一員督理事理、俱係戶部

題准事例、亦乞申明施行、則軍士不致窮乏、邊備不
至廢弛矣、

供億艱苦乞早議處客兵疏 議撤榆林客兵

臣聞設兵將以衛民、安內斯可攘外、竊照虜酋擁衆、
到於榆林等堡地方、攻燒墩臺、殺擄守堡官軍、勢稱
猖獗、境用繹騷、特屢禁旅徂征、大張撻伐之武、援兵
會集、共成犄角之師、所以為邊方計者、至矣盡矣、夫
軍馬所集、芻粮隨之、榆林地本沙漠、多係不毛、歲復
凶荒、連遭大歉、前項芻粮、本處糴買既盡、委境般運、

亦竭以艸言之，一束重一十六斤，估銀一錢五分。榆林鎮城止有艸二萬餘束，僅彀京軍六七日支用，六七日之外，則何如也。該督餉侍郎張瓚行委員外郎袁淮、主事楊鉞及該管糧副使張大用、僉事張邦教、分巡副使陸杰、分守參議魏綸等，分下招易之令，尚無報賣之家，督催之人，道路絡繹，包運之費，閭閻嗷嗷，以前客兵，多是那借主兵糧料艸束支給，主兵權閉折色銀兩，誠不得已而然也。夫對敵殺賊，全恃主兵。專練主兵以省客兵此足餉安邊之急務 世唐精 若將本色糧料那給客兵，今日東去買糧，明日西

去貫艸是以有賠累之苦矣安望其出死力奮戰邪（彼經申飭而進惜不行不審何故）近該遊擊將軍梁震等仰仗 天威斬獲首級十五顆奪獲達馬夷器不等彼虜驕鋒少挫桀氣寢消然賊騎雖離境上而營帳猶住套中是固有叵測之勢矣但深入宜在秋高遠近必視河凍若將各處客兵停勒在鎮直待冬月彼虜過河方行班師自此猶有五六月之期地方豈堪百數萬之費竊恐疲衆糜財賊未勦而我先坐困矣再照京營官軍與諸邊軍不同但當遠布威靈不可輕犯鋒鏑即今中堅既馭

先聲已揚是亦足矣若復曠日持久淹留荒徼雖為攘外安內之謀將失居重馭輕之體況今邊地水土不習人馬氣蒸疾病易生尤有可慮者及照查宣府傾聞有警其地且遠綦調部下遊兵亦宜量發得候徵調大同原屬相援其地且近趙綱部下遊兵則應仍留協同防守臣審度機宜酌量事勢似當如此爾故該地方守巡管糧副使等官陸杰張大用魏綸張邦教等呈將宣大寧固陝西人馬等分布隣境京營人馬早賜掣回實發軍餉之需雖繼地方之災易生

故兩各官又稱專責鎭正奇遊兵與招集勇敢相繼。戰守務出萬全。漸次區畫本色。重恤主戍。此又知本之論、防禦之至計也。伏望

皇上特敕兵部、仍會同各衙門將副使等官會呈緣由、及臣詳處事理、本於事機、參以廷議、通行奏請早賜施行

立邊防以禦虜患以保地方疏　修邊

臣惟難禦者虜患、難知者邊事、臣先任陝西提學副使五年有餘、問諸邊人、皆云禦虜先要修邊、及見經略之臣、亦多以修邊爲務、竊疑至計、或不在此、而今

謬司邊務四年有餘每見無堅好邊墻去處虜輙易犯兵亦難禦其地耕稼不興孳牧不蕃居人蕭條行路者輙被擄掠至於有堅好邊墻去處虜之入也既懼我兵遏其衝而出也又懼我兵擊其尾是以不敢輕犯即有犯時兵馬驅逐亦隨散矣故其地稼穡布馬牛馬蕃焉居人頗可度日行路者亦鮮遭虜此不修邊與修邊之明驗也正如花馬池至定邊營入十餘里乃遞年虜入凉固涇靜要路每至秋高則百騎千騎往來飄忽人莫寧居近該前總制尚書王瓊與

臣先後將一帶邊墻修築完固，賊之犯時遂少，聲息之聞，漸爲緜上，嘉靖十三年七月內虜十萬突至花馬池墻下，官軍倚墻雜用軍器火藥擊射，虜衆被傷遂不入乃由定邊營馬跑泉墻盡去處地名乾溝以入安會搶掠，蕋花馬池有墻故入之難，乾溝無墻故入之易爾，又有乾溝迤東舊安邊及迤南新安邊永濟石澇新興三山等營堡俱在新墻之外，雖沿邊畧有舊墻，既低且薄，可跨而入爾，以故賊往往到於舊安邊近地住牧，據爲巢穴，不惟新安邊等堡可危，而

附近環慶地方亦不能安。尤所當深慮者也。爲今之計。必須自乾溝定南入墩。至石澇池堡寧朔墩一十七里。無墻去處。築高厚新墻。以杜乾溝深入之路。則安會及凉固涇靜地方。庶少侵軼。又於寧朔墩至永濟堡地名昌平墩九十餘里。俱倚舊墻幇築高厚。以衛舊安邊孤懸之勢。則新安邊永濟石澇新興三山等營堡。俱有保障。環慶等處亦免驚虞。計若無善於此者矣。如其此墻不築。則乾溝不塞。舊安邊難保。乾溝不塞。則安會凉固涇靜等處之患。固未歇也。舊安

邊難保則新安邊永濟石澇新興三山等堡皆在岌岌之中而環慶走馬梘安一帶亦所踩躪之地矣地方利害之大者實在於此夫修邊則勞費並起豈不知之豈不念之但修邊與調軍防守勞費一而已修

邊牆之說可行于陝西而不可行于宣大者地勢之不同不可相律也

邊雖勞費於一時邊既修完遇虜大舉則調兵防守若零騎出沒惟責成該地方參將守備人馬自足禦之可免調兵之累節縮休養亦有在焉若不修邊則無分大舉零騎俱合調兵防守矣其所勞費不旣多乎正如今春虜賊移營舊安邊近地住牧以窺乾溝

先調副總兵滕霄下奇兵三千繼又調遊擊吳瑛下遊兵三千前來防守已經數月餘每一人一馬每日費口糧一升五合料三升草一束積六千人馬則每日費糧九十石料一百八十石草六千束總其勞費殆穀築牆三之一矣二勞者永逸忽遠慮則貽近憂豈敢不言乎乞敕兵部從長計議如果臣言有益邊防即行延綏巡撫都御史總兵官督同管糧僉事分守參將守備等官俱親詣前地方揆度地形經畫封守合用錢糧具疏請官銀合用人夫查照副使張大

用修定邊營墻舊規酌加僉派先將乾溝定南入墩起至寧朔墩一十七里加築新墻次及寧朔墩至昌平一帶俱倚舊墻幫築俱要高厚以立兩路之防以峻四夷之守則腹裏邊境營堡俱可免於虜患矣

議江西軍功疏　擒宸濠諸臣

臣聞賞罰者人主御天下之柄也故明主慎之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至親不可移至讐不可奪今或飾譽援黨者則崇階顯擢忠勤盡職者則深排巧詆孰肯身任國家事哉切見宸濠構患宗社傾危腹心應援

布滿中外兩京之備四路無人方鎮遠近莫之如何擐兵觀望滔滔皆是惟鎮守南贛都御史王守仁領敕福建道經南昌中途聞變指心籲天赤身孤走設奇運謀乃遣優人齎諜假與天兵約征方鎮會戰俾其邀獲以示有備牽疑大賊以俟四路設備中執叛

此論士之所由起也

臣家屬繆托腹心又示無為以安其心然後激眾以義糾集烏合之衆及兵成慮審發書罵賊使其覺悔既出躡兵收復南昌按甲待之賊至安慶攻城方銳驚聞便還算其歸途水路邀擊大潰賊衆遂擒宸濠

于樵舍。兵法有先勝而後求戰者，正此謂也。成功之後，瘡痍未復、 聖駕南巡，奸權攘功，嫉譖百端，僅獲身免，守仁爲國可謂艱貞竭盡者矣。使時無守仁，安慶卒破，金陵不保，長驅北上，應援蜂起，雖天命有在，終必殘夷。曠日持久，殺辱荼毒，可勝言哉。今受責地方者，遇事不敢擔當，不過告命待變而已。況守仁家浙，乃江右通衢，兵力素弱，長驅或下，父兄宗族有噍類乎。守仁於此，但知忘私奉公，以爲社稷，又於先年劉瑾爲奸，人莫敢犯，守仁抗言觸忤，杖死復甦，流竄

癖裔久方赦還始獲錄用乃者南贛之鎭谿谷兇民衆黨爲盜閩廣山澤無非賊巢大小有司束手無策守仁鎭守未及三年兵威武備竒變如神以故茶寮桶崗諸寨大冐渠頭諸山次第擒滅增縣置邏立教明約遂爲治境視古名將何以過此嘗得奉命陞賞言者又謂不當來京致有所費切觀大官之厨日用無紀較一飡所費幾何猶煩論之北京豈無一職必欲寘之南京此乃蔽賢嫉功之所爲也及守仁丁憂服闋遂不起用額猶造言排論鐵券未及祿米未頒

國事無與跡比樵漁豈非過哉不獨守仁凡其勤王大小臣工亦且廢黜殆盡彼時領兵知府惟伍文定得陞副都御史得廕一子千戸邢珣徐璉得陞布政亦有何過卽令閒住戴德孺雖陞布政卽死于水皆無廕子副使陳槐因勸進賢譽人希意謫黜爲民御史伍希孺謝源輒以考察去官且陳槐邢珣等皆抱用世之才秉捐軀之義因功廢黜深可太息他日無事則可萬一有事將誰効用哉今侍郞張驄桂萼皆薦之曾蒙簡用爲兩廣總制臣謂總制一方何若用

之廟堂可以贊襄謀謨轉移人心大濟天下將陳槐邢珣徐璉等起用伍希孺謝源等查酌軍功事例議錄戴德孺量與廕襲此實 陛下奉天所操之大柄不可毫髮移奪者宜早收之以為使人宜忠効勞之勅。

儹運糧儲疏　漕務

臣以休息軍士實今日急務選用把總尤漕運要宜裒集衆聞參合三事。 一曰立團造船以湖廣都司所屬武昌等一十一衛所原額設淺船一千一十二

隻係杉木者十年一造每隻連底價銀一百三兩楠木者七年一造每隻連底價銀九十一兩五錢松木者五年一造每隻連底價銀一十三兩九錢一分以十年為率軍三分民七分每年照數出辦民料解布政司軍料解都司各收貯民料派于該省州縣猶易解納軍料仍派前一十一衛所各扣運軍月糧抵數然運軍窮年勞苦又取月糧為造船之用是并其食而奪之無怪乎逃亡相繼也及其造船則又圖造無厰管攝無官止憑旗軍領出料銀星散成造侵欺盜

減之弊紛然而起油少釘稀木脆板薄造不如法式運不及年限其弊有不可勝數者矣查得江北等五總造船皆出杭州蕪湖二處抽分料銀委清江廠主事監造其湖廣荊州抽分銀兩先年亦本爲造船而設者也可以充用又有工部主事一員在彼可以帶管及查湖廣所產楠木居多若將前項俱作楠木七年一造以一千一十二隻分爲七年每年實造一百四十四隻五分有奇每隻用銀九十兩五錢歲共用銀一萬三千七十七兩有奇是又爲畫一之道也合

乞自嘉靖九年爲始查照清江浦事例於荊州水次總設一厰將前武昌等一十一衛所淺船俱移在彼就用抽分銀兩仍照清江浦事例於十一衛所各選千百戶一員管造坐委荊州抽分主事帶管監督其原派軍三民七料價悉從除豁免其辦納永爲定規則軍民旣蒙休養之澤而運船尤有歸一漕務得以振舉矣。

二曰愼舉用天下之事履而後知中人之情有慕斯勸自古則然查得永樂宣德成化間運糧把總有缺皆于各衛運糧指揮內推舉老成無過熟

知運事者推用蓋運總領兌年深推爲把總則若利若弊可行不可行與錢糧之盈縮運士之苦樂河道之險易無一不知其爲之斯易矣况把總以都指揮行事歷陞掌印掛印坐營坐府皆可及焉有運總之才者方得爲之則人人思奮踴躍而取之矣當時運事修舉卓有成效用此道也正德間劉瑾用事各把總官不由運總推舉多用生疏之人旣懵于事體又忽乎軍情敗者多矣自此運總亦弛然懈怠而略其前進之心消沮日甚又何怪焉正德十二年漕運都

御史張鏞具題把總官有缺仍於衛總內熟知運事近者十三總之中弊運亦昔之至有缺去總以從衛者者推補題奉欽依推用其為軍國之計至矣伏乞照依成例簡用則把總得練達之才事不至敗運總遇鼓舞之術人各知勸矣　三曰嚴事例竊惟輕齎乃正糧腳價之需行糧尤運軍食用之物舊例必須隨糧而兌隨軍而行隨船而進所以杜奸弊戒不虞濟軍上之急也奈何近年輕齎之法廢而坐候之弊生近有預防旗甲之欠糧先扣二三項以待完納者故軍士愈貧不得不侵盜于正糧之中非惟有遲交納抑且別至侵欺至于盜賊窺伺之虞及賠償既完向之所扣者竟不給發縱有發者必尤大有可慮者矣其行糧一節南京江西等司府俱

須大力者爲居閒則此二項又大半歸權要之私

隨正粮兌與官軍，各得濟用。惟南直隸浙江司府十

兼夾余熟習運弁甚言其皆未嘗不爲之太息

數年來分撥多非近倉，催徵又違原限，故軍士有卒弗獲升斗之用者。因而竊取耗米，盜食正粮，交納虧折。掛籌借債，實由于斯。乞令戶部申明事例，將各輕齎銀兩同正糧派徵，并行直隸蘇松等府及浙江布政司，以後年分行糧，俱分撥附近倉分。候各運船到日，正粮輕齎，一時兌足。行糧亦即給領，俱眼同軍士，交割在船。輕齎公同看守。行糧隨便食用。過淮之日，臣等查驗。不許仍似往年遲悞，以致先後相失，緩急

難濟則交納以時盜賊不足慮而軍士得沾實惠盜米借債之患亦可除矣

序

呂梁洪志序　　呂梁洪

序曰呂梁洪曷志之名山大川綱紀四方昭靈紀異咸俟君子況漕之水道者哉是故司馬氏作河渠書九川九澤三江五湖罔或遐遺惟漕故也國家定賦歲漕米四百萬石白糙粳糯一十八萬石繇江入湖人河直達于京師水道凡數千里曰難曰險未有甚

於洪者也予方有事于濟寧衣踏階升梁而眺焉夫洪多鉅石厜厬巖萼長如蛟蜒伏如虎豹糾錯如置碁盤旋如輪轂廉稜如踞牙如劒戟前代開鑿厮而為渠泛泗衍溢泌汴滲淫黃河瀾汗合而瀦之石之所激奮躍鼓盪雷訇而阜涌懸水四十仞環流九十里魚鱉不能過黿鼉不敢居漕萬三千艘胥于是乎進每一艘合數艘之卒夾洪夫挽之弊肩傷臆蹶足揮汗咸畢力以赴然緣崖蹐谿蟻行蝸引得寸而寸焉得尺而尺焉一弗戒則颿忽驟迅猶夫馴馬脫銜

非窮日之力。不可回也（自御河決馬頭而入不浮呂洪之險也）。是爲天下之至難也。天下之事惟難思戒。惟易忽之。斯志行經國者知漕之難乎。則官不置冗費必汰浮。兵定以制役止不急。粟無耗蠹廩有備焉。受祿者知漕之難乎。則祿以養賢。吾思吾賢食以食功。吾圖吾功。敬事之臣日廣。素餐之風熄矣。是故考迹以明規。因文而廣喻。志之大也。夫曰勃一家之宏圖。揭今昔之勝槩。抑末矣。君子猶曰弗志焉。

記

固原兵備題名記　固原兵備

固原城壕大塹，連山峻極，四塞之接，而襟帶之固也。秦屬北地郡，漢及晉俱屬安定郡，唐改固原州，至德中陷于吐蕃，宋咸平建鎮戎軍，元立開城路，咸平府。尋降為州，國初府與州俱廢，成化五年，用守臣議，設固原衛，弘治十五年復置州，中建兵備，而以按察司副使領之，三十年于斯，代者籍籍，寖不可考，嘉靖二年成君質夫來攝其官，乃裒各姓氏，視次第，勒于石而昭之，爰命書其上方，予攬轡馮軾，周遊天府，竊有

以覘其形勢矣寧夏環靈武之境延綏引朔方之垣甘涼結湟州之壘其阻三面以扼南牧之虜而元戎甲士利劍勁鍛罔不聚焉然延袤不啻數千餘里山川糾繆而迤邐焉烽火不接聲勢斯攜固原居中而執其樞左顧則赴援綏靈右顧則迎應甘涼擊常山之蛇以合左右之節逐中野之鹿以成犄角之形固原實有焉今夫山豺狠所嘷狐狸所遊境日駭也虎豹憑其嵎而踞之以張其爪牙則百獸影滅即採藜藿者不至矣是故奮直諫之節者寢淮南之謀尚全

勝之道者。破先零之計。君子居朝廷則朝廷重。居邊鄙則邊鄙重。猶夫虎豹之在山也。固原之險。山之嵎也。兵衞實司其鈐轄而四夷之守在焉。干城之托畀焉。其可不隱然爲虎豹也乎。人皆曰險在地而不在人。重在人而不在地。斯固也。抑人重則地得其險。而金湯足恃。不重則地失其險。天塹劒閣。非我有矣。夫險並在人乎。是故不可忽也。然姓氏既在。得失斯形由是重邪。石昭昭然。由是珍諸躬而已焉。石亦昭昭然。而君子欲不重。不可得已。

卷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九十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夏允彝瑗公

彭賓燕又參閱

毛給諫文集

疏　　毛憲

流賊奔江南劾江淮鎮廵大臣疏　流賊

臣竊惟流賊劉七等縱橫北直隸山東地方所在殘破荷蒙　皇上神謨睿筭命將出師已勦滅大半矣

而渠魁尚未授首，自山東奔河南，復奔湖廣，雖逃生倖苟活於旬時，尚蓄惡欲發憤於間隙，沿江上下，尤宜戒嚴，而其責任，則固在巡江文武之大臣也。初照南京都察院僉都御史陳世良，武靖伯趙弘澤專管操江一事，上自九江，下抵蘇松，俱該保衛地方，一聞有警，正當運謀設策，折衝禦侮，號令所屬，各嚴屯戍，隄防要害，阻絕奔衝，廣為哨諜，以覘賊之蹤跡。多設疑兵，以惑賊之耳目。南北港岸，潛伏奇兵，以制不虞，然後率操江船軍，建大將旗鼓，橫亘江面，鼓行而進。

相機勦殺使賊聞風破膽不敢東奔固其職也顧乃畏縮不前束手無策賊自武昌而下過黃州越九江踰安慶所在戍守望風奔潰放火劫掠人心驚惶直抵南京報賊至和尚港而漫不之省灣石泊河而若罔聞知臣不知世良弘澤所受者何任所爲者何事竟不能畫一策遣一軍以遏賊鋒縱其順流東下破儀眞破瓜州燒劫丹徒鎮周家橋孟瀆河等處幸西鎮江府衛官軍追趕對敵而援兵不至卒爲敗北此誰之咎耶臣訪得陳世良爲人寬柔有餘剛果不足

對只等背北人不習水戰攏掠舟艤波而勢已大屈若得舟師邀擊自可立殲而借手其無備也

以之撫民臨治則有餘以之出奇制勝則不足而趙弘澤則又傲然氣習素甘驕惰之爲塊爾形骸徒負魁梧之質軍空列伍而器皆虛飾名雖操江而月不再三以斯人而當斯任猶以蚊負山其不能振威禦寇宜矣況東南朝廷根本之地　帝王陵寢具存蘇松　國家賦稅之區漕運仰給尤不可不加之意者即今北直隸山東河南四川江西已經盜賊地方歲（武宗時處處賊荒）課悉蒙蠲免（地方猶爲極厚）雖有山西陝西所出留供邊餉所餘無幾　國家所賴者尚幸江南安堵以奠南服擅運頻

仍以資國用。茲復爲賊所刼，則人皆驚走，財被擄掠，田地荒蕪。秋成無望。根本有震驚之患，賦稅有不繼之憂，將何以給軍國之需哉。臣竊痛之，揆厥所由，賊自邳州竊渡南奔，寔緣淮揚都御史張縉失律縱賊之過也。臣訪得張縉猥以貪婪無耻之小人，叨居風憲何宜之大位，施爲乖戾，軍民怨嗟，親在邳州，任賊攻圍，下令不許輕發一矢，違者有罰，燒刼三日解去，賊不數里，陷入沙洲，軍皆奮勇欲往，而彼又固不發遣，此其心欲何爲哉。至今百姓唾罵不已，則縉縱賊

之罪當不在陳世艮之下然非獨縉之罪究其禍源寔始于都指揮桑玉懷利秋賊之過也臣嘗論之已經多官議奏節奉
聖旨依律監着欽此是雖緩一時之罰終當加不宥之刑尚復何言臣又謂畏縮退避之罪與對敵損軍之罪同一失機也而退避尤為可惡蓋對敵或衆寡不均猶有可委至論退避則任賊所之惟恐相値計一身之無虞不計百姓之有害計一家之免禍不計一國之遺殃其罪豈不尤重如賊東下之時使武昌出兵挫之黃州出兵挫之九江

官軍縱賊之弊

近者賊數臨江而

安慶（本當坐所豈如以前事爲鑒耶）又各出兵挫之。及至南京又大出兵挫之則殘敗之餘其不褫魄而就擒者幾希。惟其更相退縮賊衆橫行氣燄益張遂臻茲禍。此其故何也退避未嘗得罪而對敵或反招尤如前日霸州等處將臣楊義等率衆禦賊迂廻逗遛皆得從輕寬貸。此諸將所以效尤而無忌憚也。繼今不治豈惟一時之患而已哉臣竊憂之伏望　皇上軫念根本重地賦稅要區大振國威奮行天罰即將各官拏問如律悉賜罷黜以爲大臣失事之戒速勑該部別選賢能以充其任仍

行撫按等官速查沿江兵備守備各該官員問擬退避重罪以爲觀望效尤之戒併乞降詔責令各處總制等官今後如遇盜賊經過將官不行對敵以致失事即坐以失機之律則國法振揚而根本以固天威昭布而人心知警盜賊殄滅有期矣

陳言邊事疏　邊事

臣伏聞宣府達賊猖獗將臣失利警報朝至詔旨夕出荷蒙　皇上神謀睿算命將出師固萬萬無虞矣而臣猶私憂過計者誠以今日北虜之深入其志叵

測不可不預為之防也臣請略陳之切照宣府一帶地方密邇京師號稱重鎮蠢爾醜虜輒敢跳梁發掘我邊牆殺擄我士女劫掠我財物其勢岌岌矣頃因邊臣寡謀軍令不肅倉卒一敗而倪鎮黃寧等為之捐軀未幾再敗而張勳田琦等為之隕首當時士卒喪亡又不知幾千百而已人心驚皇遠近震駭倒懸之急莫有甚于此者今巡按御史朱昂于鰲等官又相繼奏至告急矣不曰達賊連營四五十里則曰約有二三十萬不曰深入廣昌地方則曰要搶懷來

等處其勢較前益張觀其志向豈止搶掠而已哉倏去忽來軍民荼毒援之當如救焚拯溺邊方重鎮豈堪再敗耶臣竊憂之伏望特勅該部早為計處督促諸將嚴整師旅雲布諸關及抵宣府地方駐大軍於近地以為前軍聲援列諸軍於要衝以壯邊軍氣勢彼此合謀隨機應變可戰則戰可守則守戰則必設伏出奇如李靖之破突厥襲其不備使入吾算而不自知守則必深溝高壘如李牧之守代盜入收保使無所掠而自困敝然觀古人論禦戎之道守備為本

不以攻戰爲先。今彼既入我藩籬矣。當以守爲經。以戰爲權、仍乞統勑總制提督等官會同撫按等官。謀爲措置、相機籌度、某處爲總會、某處爲要害、某處當如何而守、某處當如何而備、某人可用爲先鋒、雖拔自行伍不恤也、某人可用爲大將軍、起自偏裨不論也、某處兵數不足、則速行召募之策、以邊人而攻邊寇。必慣戰而耐苦也。何者可以潛兵而設伏、何者可以出奇而決勝、虜若深入、當於何所而扼其歸、虜若將遁、當於何所而邀其路、號令嚴明、申逗遛失機之

律賞罰信必重冒功僨事之戒乘機覷釁動在萬全不宜輕舉妄動僥倖邀功以重失利以遺患于四方也臣又聞邊方有警羣邪之幸也軍旅既興姦人之利也討今山東河南之遺孽江西四川之餘黨雖云勦平而種類未盡或面聽招撫而心未革化或身潛草莽而志欲爲非一聞有警未必不萌生望之念譬如養鷹勉强條籠每聞風颷之起輒有飛凌之志寧可不先爲之慮乎重以南北地方軍旅之後水旱相仍流離載道悲號四徹而有司方且徵求不已百姓

益困、萬一不逞之徒。攘臂其間。民易從賊。俟其發覺而後捕之、所損多矣、况今各處武事、雖云稍備而軍士苦于科索、將領肆于貪求、如郭勛之在兩廣者不少也、軍不聊生、怨聲交作、尚望其出死力以衛地方乎、夫當此虜勢張之時、設復內患乘之、則撑東支西四顧不暇、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若不早爲區處、何以防遏將來、伏望勅下該部計議轉行各處總兵兵備到官愛養軍士、操練策勵。先事豫防。使盜畏威而不敢竊發。仍行撫按府縣等官、愛養百姓。量恤飢

貧。痛絕誅求。使民懷惠而不忍從盜。其有剝削軍士之將領。誅求百姓之有司。聽巡按御史糾劾拏問以勵其餘。庶盜賊不至乘釁而地方可保無虞矣。臣又聞京師乃天下根本。四方之觀望繫焉。夷狄之叛服繫焉。雖平居無事。亦不可不為之慮。況有事之時乎。我

國家建都。既有重關鉅鎮之險。又有金城湯池之固。貔貅萬旅。虎豹九關。祠靈護佑。宜無足慮者。然明者見患于未萌。智者備患於無事。自京師抵宣府不過三百里。我之所以控而制之者固重而要。彼之

所以來而侵之者。亦速而近。蜂蠆有毒。古人善喻。所以思患而豫防者。尤宜倍加意焉。要亦不出將與兵也。議者咸謂京軍怯弱難用。臣請有以折之。韓信驅市人與戰。不終朝而破趙。岳飛軍不習水戰。不八日而破水寇楊么。豈其性然哉。顧將帥得人如何爾。然操練之法。振作之方。則不可不熟講也。李抱真集練步卒。遂雄諸鎮。种世衡教民習射。青澗皆兵。豈非操練之有法。振作之有方乎。天下之兵。宜莫强于京師。先是議者以邊兵入衛京師而以京衛軍充戍京師之兵。宜莫精於團營。而團營之兵。較之邊軍猶

有闕者何也意者操練之法未得其實振作之方未（邊每歲春秋番戍加班操此甚失居重馭輕之道）得其要歟抑將領之未得人歟（李文正曾爭之而不可得練京兵之論亦從此發乎）今之坐營侯伯等官多統綺膏粱恐未足以當任用臣愚欲於諸營推舉大將二員以總統之必謀勇兼全足以運籌決勝而不泥於世爵再舉副將十二員以分領之必勳望素著足以折衝禦侮而不拘于常調其餘指揮千總等官亦慎選以充之諸軍老弱急挑去之軍不足數急選補之嚴差撥之禁重買閒之罰使各自相操習申嚴紀律以倡率之自相策勵薄示賞罰以激勸之無

事則將爲坐營運列行伍有警則內遣一將拔營而
行所謂兵識將意不必臨事而後選將也將識士情
不必臨時而後擇士也兵將自足爲用不必更倚邊
軍也居重馭輕似無要於此者伏望再勅該部斟酌
損益早爲議處將兵之要使貔貅雄于天下風聲震
於四夷不但今日之急務而已更乘此時城垣之坍
塌者益加修築門禁之疎闊者益加嚴密諸關鎮隘
益加謹守四郊巡邏益加申飭近甸週廻三四百里
如永平等處兵備益加戒嚴庶軍威大振足以備禍

患於未形，國勢益尊，足以固根本于無事，以保宗社億萬年無疆之休，豈特天下之幸而已哉。

言備邊患事　備邊

近聞陝西地方，虜寇深入，殺掠慘酷，人心驚惶。該兵部題奉欽依通行府部科道等衙門悉聽各陳禦虜長策。中外臣僚已皆條上，亦云備矣。臣誠愚昧，復敢申明事宜上陳，以備採擇。嘗觀前代禦戎長策，不出陸贄所謂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以戒於遠追之四言者，總其大端。

不過戰守二策其要在得人而已夫得人則長策可行而積習之弊又不可不痛革以為之地也臣嘗竊論天下之弊不一而其大者則因循廢事姑息不斷凡事皆然而軍中尤甚軍旅之弊不一而其大者則冒功倖賞失事脫罪內外皆然而邊方尤甚此弊不除雖有長策亦虛應故事而已伏望 皇上特勅兵部酌群策之可否立一定之規模毋狥近見而不為遠圖毋襲前弊而不為後計以重遺患也昔宋儒朱熹有曰聖王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強而在

乎德業、其備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臣嘗反覆斯言、言雖婉而實切、事若迂而可行、豈非今日治戎之上策乎、更乞 聖明留意兼採羣策早賜施行、邊圉幸甚、生民幸甚、開坐

謹題請 旨

計開

一設經略、夫寇深入固由邊備之不修、亦由用人之不一、舊設總制巡撫鎮守總兵等官以控制邊方、其經畫不可謂不周矣、第位亞則事機易忽權分則心

志不專近來邊備漸弛虜寇無忌意者其用是乎若
不預為經略誠恐邊患日深後難捍禦今者給事中
徐之鸞首建此議不為無見臣愚亦竊願推選異材
三四員量加憲職每歲夏間領勅分投遼東宣大延
綏寧夏甘肅平涼等處巡視經略至明年交春始還
凡將領糧儲營壘戍兵墩臺等類一應防邊事宜悉
聽區畫條上其有緊急事情許以便宜行事歸奏之
日更下本兵大臣會同六卿以下詳議熟處見之施
行歲以為常乞勅兵部議處倘有可採會舉五品上

下京堂、及科道部屬等官、必才識優長、事體練達者、超擢以行、則位不甚高而肯任事、權無所分而能成功矣、

一愼戰守禦虜之策、非戰無以威敵、非守無以遏寇、戰則必設伏出奇以擣其虛、守則必深溝高壘以挫其鋭、虜深入則據其要衝、虜將遁則扼其歸路、若是大舉入寇、必須列營要害、多張旗幟、廣設疑兵、增竈先聲、懾其心志、務使烽火相連、聲勢相援、賊少至我則搶其不備以擊之、賊衆至我則堅壁清野以守之

虜雖強悍豈敢越我營陣而深入乎今日戰守失利
其弊有六一曰主將不一二曰要害失宗三曰兵無
奇正四曰不相應援五曰兵分勢弱六曰功罪不明
六弊之中又在將得其人而已臣竊謂選舉邊將不
宜泥于常調必生長邊方練達邊務賢能素著者方
堪任用乞勅巡邊憲臣會合總兵以下或於偏裨或
於行伍各舉所知明著其能其人智略絕倫騎射超（今未嘗不如此但恐所報）
衆其人氣節卓越勇力出羣及有戰功者亦各開列（失實耳）
奏行兵部遇有員缺自大將副叅而下推舉之日仍

要關列賢能功次量材補用必能恩威兼著料敵設奇相機戰守不襲前弊而制勝有道矣

一屯要害切關先年塞外蹊徑狹隘林木茂盛足以限虜騎之馳突沿邊石墻堅固隘口嚴密足以絕虜心之覬覦近來或潛通樵牧或公行採伐遂使林木蹊徑蕩然空闊而墻隘墩臺又多坍塌任事官吏因循苟且假以勞民不行修備虜寇一來徑入剽掠殺擄人畜動經數萬至煩出師又費以萬計較之勞民果孰利而孰害哉此要害之處誠不可以不修也臣

又計備邊之地東自遼東西極隴右大約數千餘里宣德以前所守不過數處皆據其要害箝聚力全足以制勝正統以後軍卒之數不增于舊而寨堡之設皆失險狃之故也日增于前古人所謂我兵雖多分之而寡彼衆雖寡聚之爲多者是也夫軍分則勢孤勢孤則氣怯軍聚則勢盛勢盛則氣壯不必交鋒而勝敗之形具矣此要害之兵誠不可以不聚也乞勅巡兵憲臣督率將領以下親臨邊境相度可否凡邊墻隘口蹊徑林木墩堡之類嚴禁樵採重治私通坍塌者築之疎闊者

墩之可增者增之可併者併之於日力相及處立爲一墩屯數十人以備瞭報於衆墩要害處立爲一堡屯加數倍主一號勇頭目使統附近諸墩更于大要害處屯一重兵主一將領使統諸堡聲勢聯絡互相應援庶我軍分者緩急有救而不至勢孤氣怯聚者彼此相應而常若勢盛氣壯邊防嚴備自無他虞且今陝西虜寇之深入非以黃河套之失險乎吾之守鎮乃有在河套之外者虜來河東彼常潛渡屯結其中以擾內地誠爲可慮更乞勅下兵部會議轉行鎮

巡等官審覗可否圖陳方略濱河南北或築城池以爲鎮遏或據要害以爲扼塞或設營堡以防徑渡計出萬全保無他弊然後行之庶一勞永逸而邊備嚴矣

一募土兵戍邊之卒與于內地之兵內兵不經戰陣不諳地利且多驕脆難用不若生長邊陲者諳地利慣戰鬭知虜情耐勞苦不徒爲國而且爲家所以肯捐軀拒敵也比之內兵戰守功倍何必一有警急遽出內兵哉臣願沿邊一帶分定疆界專責邊將守禦

界是兵數不足守禦不敷合于本地諸色人內廣為召募或負才藝或有勇力開列等第編隸籍冊厚其資糧以充行伍似為得策況今虜寇深入以我邊人為之教訓為之鄉導也若非召募則反投彼中以為之用亦非善計今宜多方設法募用以繫其心不惟資其拒敵抑且絕其異志而軍威盛矣

一撫軍士李牧備匈奴市租皆入幕府為士卒費趙充國禦羌戎亦日饗軍士蓋欲得其死力故推恩義以慰其心爾夫軍士所資以養者月糧也今月糧且

不足。而況于燕賞乎。竊念沿邊軍士。枕戈待旦。朝不謀夕。其勞苦較之內軍百倍。內軍或時得賞賜。而邊軍乃月糧不給。誠爲可憫。臣聞山西潞州等衛至有六七十月而不給糧者。父母妻子。無所仰賴。方且逃遁之不暇。顧何以責其出死力以禦寇乎。况將領貪婪。雖支糧料。又被尅減。而且科害百般。怨聲交作。不特邊軍爲然。而腹裏等衛亦有此弊。乞勑該部轉行撫按等官。凡官軍月糧未給者。多方措置。以時關給每月巡按御史坐委的當文職官員分投放支。具呈

年終類奏。仍嚴禁約。不許尅減科害。更於月糧之外或時加賞賚。燕犒。是亦感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且是時海防尚緩今則燕賞都絶矣沿邊守墩瞭報及夜不收等軍。晝夜不休。常被殺死勞苦萬狀。衣糧犒賞尤宜加厚。陣亡官軍。孤兒寡婦尤爲可憫。仍須倍加優給。則生者激勵軍前死者感恩地下而軍心固矣

一嚴勸懲。夫賞罰者。勸懲之具也。賞不當功。則無功者或得濫及。非惟不足勸。而且人心怠矣。罰不當罪則有罪者或得倖免。非惟不足懲而且人心縱矣。豈

行師之要哉。我　祖宗賞罰成憲具在，可謂嚴密。近來似失濫及僥倖之事，如陝西失事重大，據法不宜寬貸也，而總制等官乃容規避，罰似輕矣。薊州一路修築城堡，論功未爲殊勞也，而鎮巡等官輒蒙陞賞，賞似濫矣。至于沿邊將士捨命立功，而富豪從征之（乳臭冑壯夫之賞）徒乃以貨賄奪而有之，真僞莫辨，例蒙陞遷，則人皆（將官奪士卒之功尤爲軍中宿弊）曰彼以冒功受賞，我何爲出死力斬賊首以資之乎。虜寇入境，有一堡受敵而隣堡不行救援者，有一哨受敵而左右不行策應者，及至勘問，受敵失事者得

罪而擁兵自衛者獲免則人皆曰彼以逗遛免罪我何爲輕性命犯賊鋒以援之乎賞罰失當類多此弊以致人心懈怠軍功不立職此之由何以爲勸懲哉乞勅兵部查照律例嚴立條格能立顯功者賞必加而無濫曾經失事者罰必及而不私仍行將官不許多帶從征及詭名冒功者通行查革虜一入寇必察其何路而入何路而出所經地方其分守等官有能率衆奮勇對敵者雖獲少利亦當宥罪而錄其功擁衆不行救援者雖宿有功亦當深究而治其罪庶勸

懲戒而人心肅矣

一重出師夫我　祖宗設立沿邊兵卒大約數十萬荷撫御有方操練有法自足守禦自後虜間為患朝廷命將出師葢為邊兵聲援而將官亦亟出救應未嘗延緩悞事近來邊臣不量輕重一遇虜入輒便虛張聲勢謀脫己罪急入請兵閉門束手不復為封矣及兵部奏遣將官方且乞旗牌乞從征乞軍卒等項故意延遲旬月豈能救彼緩急而去年宣大有警嘗出師矣竟不見虜而還今年薊州有警又出師矣

亦將無功而返。近日陝西虜患重大，復入請兵，至屢
聖慮，又命總兵張洪等出師，正欲急攘之也，而將官
仍襲前弊，逡巡踰月，始得起行，及登途次，更須月餘
討將三月方到彼地，虜人得利去已遠矣，我師糜費
今主兵不練而特撥於數千里外，自難之勢也
鉅萬曠日持久。勢必掣回班師之後，虜或復來，是虜
常逸而我常勞。虜常得利而我常失利。非討之得者
也。乞勅兵部斟酌輕重，轉行鎮巡等官，責成沿邊將
士，今後遇有虜寇，務要嚴飭邊備，分守要害。互相救
援，隨即各具輕重寇迹。星馳奏報。以候　聖裁。不許

虛張賊勢。輕謀陳請。果是大舉入寇。兵力不支。方許請兵。命下之日。嚴立限程。督促將官啓行。其有未備事件。舖馬齎送。兵到彼地。駐劄近邊。以爲聲援。以圖攘禦。其或逗遛坐失事機。嚴加重罪。亦不許邀功生事。庶兵將重而威不虧矣。

一撫疲民。竊聞陝西地方。被虜殺掠。老幼流離。哭聲四徹。暴骨郊原。瘡痍可憫。重以荒旱相繼。黍穀不登。百姓愁苦。盜賊充斥。若不早事綏懷。誠恐致生他變。況大軍一臨。未免騷擾。臣聞民之畏軍。甚于畏虜。蓋

虜之劫掠有時而軍之擾害無已兼以有司乘勢科征重為民患臣恐西顧之憂不在外虜而在內盜也乞勅該部轉行撫按等官勤加撫恤以固人心量行安輯以救民患嚴飭有司毋事刻剝違者聽巡按御史劾奏治罪庶民心固而地方安矣

言庫藏積弊疏 庫藏積弊

臣近該夏季巡視十庫查訪事端不敢緘默竊惟天下錢糧盡出百姓脂膏一絲一粒萬千辛苦而任事人員略不少惜況今天下民窮財盡征輸浩繁苟非

稍加處置則流弊益滋、百姓益困、錢糧益難完納、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臣不知數年之後、又當何如也、宋儒邵雍有曰、能寛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臣常誦之以為至論、竊私過論、上凟宸聰、伏望皇上留神省覧、勅下該部從長議處、俯賜施行、天下幸甚、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旨

計開

一嚴督輸運、竊照各處錢糧、輸運有期、違限有法、固至密也、但近來官民、視為泛常、往往過期、動經數年、

蠹由狡猾之徒，謀充解戶，或支價銀而侵尅肥家，或關物料而貿易生利，催科竭力於小民，欺匿利歸于私室，及該部勘合，督併上解，又多輕齎至京，買辦不敷，復謀寄庫，潛行逃回，積歲累月，竟不完結，上司文移拘促，至有花費已盡而復累及貧民賠納者，上妨經費，下蠹困窮，其罪可勝言哉。臣愚以為宜令該部申明法例，轉行各司府縣，今後務僉殷實大戶，點解之日，依期嚴促，仍差在官有職人員押解完納，毋得縱容延捱，利己害人，其或過期年遠，悉照律例送問，

弊今則解矣

併罪原經管吏及有原批本色而復齎價聽憑攬頭包辦者罪亦如之寄庫錢糧亦必單物相隨方許照進庶無欺延之弊

一詳審驗封臣查永樂十年事例令在京在外一應錢糧務委官看驗堪中實數起解合于上司解部益慮姦猾作弊那移抵易不堪上納故也切為各色錢糧悉有定式不中程度責有所歸近來各處解納多不如法該部驗收類皆揀退出入之際吏緣為姦而解戶守候補數弊端百出此皆上下交通驗封疎略

之過也。臣愚以爲該部合行各司府縣，遇有前項錢糧，督催完日，務須專委一官，照依歷年事例，如法勘驗，鈐印封記，方許解部。如不中度，退多爵少，即將原委官員類行巡按御史提問，庶無怠玩之弊。

一乗公撥解。各處折糧布絹等項，除糧長起運外，其餘坐派雜色解戶，多從均徭編僉，有上中下三等例，照丁田先納徭銀，有差，以俟後日之撥解。量錢糧之多寡與運納之難易，因事而爲差等，蓋防營謀之弊，故爲此法。夫何爵之多公，而役之多私。一遇撥解上

等者率相交通曲爲隱護其所撥者不量多寡難易類皆中下二等既已欠公而先納佐銀又不全給至使解戶復出一倍以供費用及領解之時原額價少賠補數多在官有積出之名色該吏有常例之扣除未離鄉井而十分已去一二矣兼之在途盤費艱難至京使用浩大加以分外索騙如之何不困且乏哉臣愚以爲該部宜移文責成府縣每歲斟酌該解錢糧分上中下三等立爲定則亦量撥上中下三等解戶解之務秉公心毋致偏徇掩蔽上等以役其次其

先納稽銀、并原額料價、盡行給付、買辦起運、嚴禁積出等項宿弊、設若仍前任意低昂、以損百姓、聽撫按官訪實叅奏治罪、庶無偏累之弊、

一照舊驗看、緣惟遠郡百姓、解運到部、彼豈素諳皇城內府之嚴邃哉、驟抵各門、方且心驚目眩、而官吏又徒需索滿意、纔許出入、及進庫中、弊復如前、深爲未便、臣查得大明會典開稱景泰元年戶部奏准各處解京布鈔等項、先從本部看驗堪中、方許送庫交納、成化二十三年奏准各處解到錢鈔絹疋、本部該

司揀驗堪中之數、該庫不許重復看驗刁蹬留難。（弊多出于內官爲口濟不肖）弘治十四年令各處解納折糧布疋赴部、該部委官于本衙門驗中送赴該庫、并巡視科道官及本部委官收受。不必再揀。（近則外廷擬以嚴刻中內官之旨故解戶有赴司投於北司之憂尤士大夫之恥也）是誠便益小民之良法也。宜令該部再申前議、斟酌可否、遵照歷年舊制、凡遇布絹錢鈔等項到部、該司驗看中式、方許送庫、隨行知會委官及巡視官、即與照數監收。不必重復揀退、庶無留難之弊。

一禁革姦僞各處錢糧、皆小民膏血、備歷辛苦運到

京師多遭鄉里攬頭同謀誘騙財一入手計輒延避遂致解戶揭債破家戶丁刑併淹禁頻年累死深爲可憫豈無自哉蓋由積年庫夫鋪戶人等通同攬頭假立名色勒措財物以此攬頭人等遞年誆攬無所禁忌及至事破官司又不深究弊源或遂從輕寬貸故兜攬者姦計愈肆而不懼圖利者貪心益縱而無厭彼豈思小民膏血辛苦難得者哉既往者固難追究將來者亦當禁戒乞勅戶部申明禁例轉行各該緝事及問刑衙門務要多方訪獲積年誆騙攬頭夫

部門攬蠹當除

戶。通同受財人等。事發追究根由。從重問擬庶無姦騙之弊。

一立簿稽考。舊例巡視科道官承接之際。止有科收道收一簿。惟開已收數目。其該部送到各項錢糧。及解戶姓名。別無文案可查。遂致攬頭通同該吏。一遇送到劄付長單。輒謀收匿。解戶只得曲從包納。月延歲捱。莫敢誰何。及巡視官查考。或詐稱劄付未到。或推說長單未有。互相支吾。解戶吞聲。或守候半年一年。類多棄批逃回。此弊沿襲已久。臣愚以爲宜令該

部每庫置立文簿一扇，用印鈐記，發與各庫官吏收掌。凡遇送到解戶錢糧，逐日依次填寫鄉貫姓名數目寓止歇家明白。每五月送巡視官處稽考，挨收以防欺弊。每半月各司仍具手本，逐日如前備開送庫解戶姓名錢糧數目，亦送巡視官處據依查對，以防欺隱。如有拖延隱避，蹤跡可尋，庶無欺隱之弊。

一查覓逃亡。臣近查各庫未完錢糧，開報遠年寄庫，至有弘治以前尚未完結者，或因攬頭騙銀，而陷害致死，或因上納不敷，而棄批逃回，歲月積久，多半朽

壞。上無補於朝廷。下無益於百姓。寧可不思通融之法乎。乞勅該部議處轉行委官。及巡視科道官查看各庫自正德九年正月以前解戶棄批逃回寄庫錢糧。盡行稱收除足數外。其有未足者。備開數目呈部。轉行各司府縣拘提解戶追完押解到京補納。如果逃亡死絶。家產變盡。遵照赦宥恩例蠲免。中間或有年久浥爛朽壞。似應從寛折收。作數支銷。若解戶指稱攬頭誆騙。亦要解京對證明白。拘拏原騙之人。名下追補。庶無偏滯之弊。

一曰減冗員、臣聞官多民擾、自古為然。祖宗設官、各有定制。弘治已前、各庫官有定員、事無怠廢、近來錢糧之數、不加于前、而官員之設、日增于舊、歲復一歲、寧有紀極。夫增一官、則增一用度、欲其不擾民、可得乎。臣查正德六年十二月戶部具題節奉　聖旨各倉各門各庫官員已累有旨禁約、全不遵守、今復添設多餘官員、不必一一頂補、如有夤緣投託的、着司禮監奏來處治、欽此、臣嘗捧誦竊歎聖明率由舊章。愛惜百姓之美意也。今日之增加。毋乃一時之特

恩歟。然官增于上。民擾于下。理勢自然。法莫能禁。伏惟 皇上監 祖宗之成憲。憫百姓之艱難。特勅該衙門再申前議。查照成化弘治年間事例。如果官多。量行裁減。或遵奉 明旨。不必頂補。庶無煩擾之弊。

陳言邊患疏 邊患

邇者北虜深入宣府。搶擄殺掠民物一空。荷蒙 皇上命將出師。大臣運謀設策。固將閫風震懾矣。但今日虜患變詐多端。往年深入宣府。深入大同。去年深入陝西。今年深入宣府。其害尤甚。而朶顏等衛降虜

亦屢跳梁，遼東失事未幾，而警報又至矣，疲敝我邊疆，耗散我財物，軍民重困，歲無寧居，而且我兵屢挫，未聞有出奇制勝以懾其心者，安知二虜不輕視中國，糾結合謀以共肆其毒耶，有如虜騎長驅，何以禦之，今日戰守失利，其弊有六，一曰主將不一，二曰要害失守，三曰兵無奇正，（六弊具見前疏）四曰不相應援，五曰兵分勢弱，六曰功罪不明，而其弊源又在因循廢弛，姑息不斷，此今日防邊之大患也，臣嘗論之，而蕪辭淺見，不能少裨睿謨之萬一，誠恐失今不議，將來之患，殆有

不可言者伏望　皇上勅下該部多方計處毋狥目
前之見而不為久遠之圖毋誘一時一事之失而不
為千百年之計智必周悉謀必萬全可也然任事之
不專信之不篤行之不決則雖蕭曹韓白終亦莫能
成功況邊陲有警兵機迅速俯仰成敗呼吸變更若
非勇決斷制取敗之道也故奏事司馬門三日而軍
中解體機事遙制而陸贄謂為備邊之失豈非前事
之明驗歟更乞朝廷在內以運籌設策付之本兵大
臣在外以戰守機權付之總制總兵文武大臣其有

兵機方略上請。奏疏一進。詔旨隨出。庶事無留滯。而成功可必矣。謹將愚見十二事宜開坐上陳請 旨

計開

一預備軍馬。臣聞各營大約見軍八萬有奇。馬不滿萬匹。當此緊急之際而數止於是。若非權宜措置。何以為戰守之資哉。以軍言之。合令兵部查弔戶部食糧軍冊。暫借各衛軍匠。照名送營操練以備防禦。其下班操軍。兵部已行奏准暫留聽用。但各軍離家日久。衣鞋不給。宜量加賞賜以安其心。仍行各原衛官

司按月支糧以安其室家庶不逃避其再不足合行召募在京各衛餘丁補數暫行操練照依正軍給與衣糧盔甲等件以備防守以馬言之近該太僕寺奏准量地追補及上納等項其意甚善但恐一時遽難應急今宜再行馬上齎文催督原差買馬官員作急陸續解送或行文山東等處有馬地方調來以備急用庶軍馬緩急有備

二防禦衝突胡虜長技正在騎兵驟馬馳突卒難捍禦臣嘗考晉馬隆擊鮮卑作偏廂車地廣則爲鹿角

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宋吳璘立疊陣法。每陣以拒馬爲限。鐵鈎相連。劉錡與兀朮戰。以拒馬木障之。坐偷戰士。韓世忠與金人戰。令軍士各持長斧上揕人胸。下斫馬足。楊沂中破金人拐子馬。使萬人持長斧如墻而進。岳飛又令軍士以麻扎刀入陣。皆能取勝。此前代制禦騎兵之法也。宜令兵部下其法（步可敵騎惟在器用精利耳古人以此取勝甚多）於沿邊將士。擇有巧思者。以意消息而爲制度。其禦衝突也。或以偏箱車。或以拒馬木。因時應變。務足以制其馳驟而無弊。其禦騎兵也。或持長斧。或持麻扎

刀。隨宜運用，務足以斃其人馬而不乏，庶虜之長技不足畏矣。

三選任將帥，宋歐陽修告仁宗曰，將相無種，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或出於盜賊，惟不次用之，乃爲名將，夫古今人才，宜無二致，何古多而今寡也，蓋由選之未精，用之未至，故爾，且偏將固在武勇，而大將則在智謀，亦何必拘拘於一途哉。今諸軍中豈無韓白之儔，特拘於名位，壓於下僚。不能上達爾，宜令文武臣僚，各舉所知，遇凡智勇之人，列名上請，下之兵部，

其未用也試之武舉較以武藝以觀其能問以方略以觀其謀其將用也試之治兵觀其顏色和易以知其氣窺其約束堅明以知其威不必限於名位拘於世冑隨其智勇而選用之則名將出矣然選之固貴于精任之尤貴於專必盡駕馭之方必敦親信之恩讒間不生而權力不分庶戰勝而守固矣

四振作士氣蘇軾曰戰以勇為主以氣為決天子無皆勇之將將軍無皆勇之士故怯者常千百而勇者纔一二苟非擇其人而厚待之以作其勃然之氣孰

肯盡死力以率衆乎、兩軍相交、勝負未分、而三軍之衆屬目于一夫之先登、一夫倡之于前、則雖怯者亦勃然而進矣、其機固在振作之有方也、伏乞朝廷凡遇獨能奮勇之將領、宜時降璽書慰勞優加賞賜。其或建立奇功者。更須不次超擢。至于將官遇有如此奮勇之偏裨。如此奮勇之軍卒。亦宜厚待之犒賞之以作其氣。設若怯懦不前。則辱之以巾幗。加之以刑罰。其或退避失機者。悉以軍法從事。仍查上陣被傷官軍。量行陞賞。陣亡之家。厚加優恤。而又鼓之以武

勇。道之以忠義。嚴之以節制。庶人心感而士氣振。賞罰信而成功多矣。

五嚴備薊北。東抵薊州潮河川古北口等處。西抵山西寧武偏頭等關。兵部各令嚴兵防禦。固已伐北虜入寇之謀。但東北永平一帶單薄。而山海關以東。郎令各衛降虜爲患。竊料二虜似相通謀合寇。倘彼詐分游騎。牽制潮河川古北口等處。我必悉兵捍禦。而

是時大虜在西故恐其詐言入西而突入於東今奴在東恐其聲言入東而重防在西

大勢或潛行迤東。連擣分兵突入。以繞我遵化城黃花鎮之後。則人心驚懼。欲徹兵兩禦。又恐分騎尾擊

而永平左右地方。必受荼毒。飛騎突來。京師且亦震動。合再勑下鎮巡等官。凡名要害。益嚴防守。往來提督。毋被牽制於西而忽於東。仍令永平等處益加謹備。或永平黃花鎮中間分兵立營。增竈先聲。號千作萬。耀兵振武。外可以策應邊方。內可以護衛京城而人心固矣。

六議處遼東。竊惟遼東僻居一隅。士馬素號精强。足以捍虜。近來軍政漸廢。將官剝削。意銷氣沮。遂爾困敝。況各衛降虜隣逼。受國厚恩。為我藩籬。乃敢屢肆

侵掠，未聞聲罪詰責，彼志日驕，我軍日困，以驕虜而逸疲軍，勝敗可知矣。更因北虜深入宣府，掣調精兵前來，地方虛弱，討虜必有所因，輒復乘機入寇，殺掠之慘，略與宣府相當。今宜痛治鎮巡等官，責令嚴兵固守，急促調來軍士，復還隄備，此後不宜輕動，以蹈顧此失彼之患。仍令通事人員，詰問此虜寇叛原由，薄示聲問之意，以張國威。大抵以守為主，以戰為權，若復因循姑息，非計之得也。

七、蓄積芻糧。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是蓄積不

可不豫也。臣聞沿邊一帶，罕有一年之儲，深為可慮。計今除常運糧料及年例銀外，又有中鹽納粟納草納馬等類，皆權宜設法以充邊用也。近來輸邊糧料多為姦豪包納，百計遲延，中鹽等利，亦為勢家所侵，類皆虛數，何以為儲蓄之充哉。宜令該部議處，查照成化年間事例，今後各處撥運邊方糧料，徑至管糧官處輸納，痛革姦弊，仍行撫巡等官，遇有上納前項錢糧，嚴加禁約，不許包攬以壅貨泉，量為通融以避貨殖。此外如納級贖罪等類，凡可備蓄積者，多方設

法趁時收積以裕經費

八輩衛京城昔宋元昊跳梁范仲淹請修京城外城當時雖余靖輩亦以為非及至末世果如所議宋人都汴去邊境稍遠尚為此慮我　國家都燕去邊境甚近其可不預防乎已巳之變虜騎直犯京師居民

京城四下俱是田園若築外城不百餘里乎則

驚動巳然之驗也雖金城湯池屹然如山而九門之

且埤六兵非數十萬不能周也今京師有三門者

外略無捍蔽少有變故民必驚疑我　太祖都南京

城亦庳隘不足為重關王公設險自當築因誰守

外築土城以衛內城為是故耳請如南京故事關廂

在四處當中在外一城之內乎

之外漸築土城包圍居民庶人心有倚更乘此時各

門人烟盡頭，命將各立一營，操練士卒，多張旗幟，以揚威武，聲勢連絡，護守百姓，以破敵謀，則先聲遠振，而虜不敢窺伺矣。

九、客行間諜。今日之猴兒李，即昔年之喜寧、小田兒也。已巳之變，喜寧降虜，遂為鄉導，嗾其長驅，直薄京城。小田兒又為畫計，以絕臨清糧道。比得少保于謙設策，密授將官，擒殺二人，虜遂寧息。竊料猴兒李為虜人謀主，豈無薄京城、截糧道之圖乎。臣謂此人不除，則虜患未已。今宜密令軍中因其姦細，巧行反間

如陳平之閒范增而項羽生疑。如岳飛之閒劉豫而兀朮啓釁。惟當陰謀暗諜以離其黨。不宜泄露以基怨禍。若處置有方。則虜人未必不相疑貳。而此人亦可計致。邊患亦可少紓矣。

十撫恤邊方。近聞宣府被虜殺掠慘酷。十室九空。至凡鍋釜等類。盡行毀碎。遼東之害亦復如之。蓋欲困我邊方。其爲計亦深矣。當此困苦之際。若非安輯。寧不相率從盜乎。況今沿邊一帶地方。荒旱相仍。穀粟不登。尤宜救濟。臣又聞虜中多半漢人。此等或因飢

饉困餓。或因官司剝削。或因失事避罪。故投彼中以離此患。合令該部行文前項地方撫巡等官。查將被虜劫殺軍民之家。量行撫恤。遇各飢荒去處。量行賑濟。仍設法招撫前項逃避之人。赦其前罪。倘肯復業自新。稍加恩惠。以開來者之路。嚴禁統軍官及有司官。毋事刻剝。事發重治。庶軍民安固。

十一綏懷百姓邊方有事、姦邪之幸也、即今湖廣四川江西貴州兩廣番蠻猖獗屢有警報、北直隸河南山東荊襄等處水旱頻仍餓殍載道甚而近甸之地、

荒亦如之、而霸州文安等處、素號桀傲、苟乘此時一萌不逞之念、則支持不暇、雖有智者莫能善其後矣、合行前項有事地方嚴整師旅、及早相機平定荒歉（此段亦前疏所詳）地方、加意撫恤、務使不至流離、庶地方無患、

十二慎固藩籬、我　國家建都密邇北邊、設險尤宜慎重、臣嘗考之、自太行西來歷居庸而東極於醫巫閭。是第一層之內藩籬也。又東起舊大寧界。越宣府大同而西至于保德州之黃河。是第二層之外藩籬也。內之藩籬。重岡疊嶂。固所謂地險矣。若外之藩籬

則多有空缺之處而天然之險反與虜共之頻年入寇率由于此且沿邊一帶墩臺守候有大邊以謹斥候有小邊以嚴守備正宜于此斟酌經營姑俟邊境稍寧米穀稍賤人力稍蘇之時量度大邊墩臺空缺之間因其崖險築爲垣墻以相連綴輸撥騎兵以爲防護寬期謹督以成千百年之功此非愚臣之迂見也乃先大學士丘濬著之于書者也雖非目前之急務實爲永世之遠圖乞勅該部議處可否低昂措置則藩籬益厚而邊城益固矣